

暗杀大王王亚樵被暗杀真相



资料图片

奇男王亚樵

王亚樵，字玉清，号九光，又名王鼎，1889年正月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。其父王荫堂是一位乡村医生，粗通文墨，耕读传家。

王亚樵自幼入私塾求学，聪颖过人，17岁时，应童子试，名列前茅。嗣后，王亚樵激于民族大义，加入同盟会，奔走反清救国。武昌首义胜利，王亚樵召集志同道合者，成立庐州军政公府，任副都督。事败后，于1913年亡命上海，白天做苦工，夜晚露宿街头，为人机敏刚强，嫉恶如仇。

1915年，王亚樵晋见孙中山，投身护国讨袁之役，旋上书

孙先生，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，再造共和。先生未许。王亚樵日后的行藏举止，由此初见端倪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王亚樵仍坚持一己之见，活跃在上海、南京、安徽、广东、广西、香港等地，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传奇式人物。在国民党政界要人眼中，他是“暗杀党”、“帮匪”；江湖人士羡慕其效法孟尝客弹铗而归，麾下举火待食者众多，侠肝义胆，誉之为“上海滩上小孟尝”；上海租界当局警务部门的档案中将他称之为“一个臭名远扬的刺客，若干政治谋杀案的主谋人”；沈醉在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中说：王亚樵是“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”，“对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胁，戴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”。

成立抗日义勇军

行刺宋子文、蒋介石和汪精卫是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。1931年7月23日，王亚樵主谋了在上海北火车站刺宋一案，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密，竟误将同样戴着巴拿马帽的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腴认作目标，乱枪打死。宋案后，王亚樵深知“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”，除蒋之心更切。蒋介石上庐山，他们也上庐山。因为戒备森严，身上不能带武器，他们就把手

枪拆开，塞进金华火腿，外以盐泥封口，由王妻王亚瑛带上山。后因不能近身，庐山刺蒋未果。

1932年1月28日，日寇在上海挑起战端，十九路军英勇抗敌。王亚樵宣布成立抗日义勇军，集合三千人马，开赴太仓战场。后又改为救国决死军，选拔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，派水手携水雷炸伤“出云”号军舰。跟随王亚樵多年的司机王阿毛，所驾驶车辆被日军强行征用，愤恨之中驾车冲下黄浦江，和强行登车的几十名日军同归于尽。淞沪停战后，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。王亚樵义愤填膺，密派部众配合朝鲜义士，潜入园内，引爆炸弹。敌酋白川大将当场毙命，要员十余人或死或伤。

1933年冬，王亚樵赴福州参加蔡廷锴、李济深等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。1935年秋，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，华克之等爱国青年在王亚樵的支持下，决心刺杀奉行亲日投降政策的蒋介石、汪精卫。11月1日，华克之等如期发难，蒋介石因未到场，免于一死；汪精卫遭到狙击，连中三枪，身负重伤，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1944年11月9日，终因旧伤复发而不治身亡。

王亚樵的活动，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干扰。上海

公共租界警务处1936年的一份报告说：“王亚樵的一些活动，特别是在近几年，一直是对（国民党）中央政府的威胁，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悬赏缉拿。”

蒋介石惊魂不定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，命令戴笠“限期擒王亚樵归案”。

遭出卖命赴黄泉路

戴笠清楚，他若交不出王亚樵的脑袋，将无法向蒋介石交待，于是派出大批干员，悬赏十万大洋，海内外到处缉拿王亚樵。王亚樵的一些旧友部属连遭逮捕，形势险恶。王亚樵不得不由上海取道香港，然后改乘小火轮，转至梧州避险。

梧州位于广西桂江与西江交汇之处，广西李济深当局长时与蒋介石集团若即若离，保持半独立的状态。省政府不仅接纳了王亚樵，将其安排在李济深老家梧州龙圩，并按月支付生活费。戴笠鞭长莫及，一时奈何王亚樵不得。王亚樵住在西江北岸、桂江东岸的一幢小楼里，斯时已派人前往延安与共产党接头，正待回音，其间曾填词一首《念奴娇》，以遣志抒怀：

西江烟雨，哭陆沉，魑魅魍魎。孤兔北上，黄流注。中原烽火弥路，悲恨相继，万里烟尘，江山知何处。堂堂中华，忍东倭寇，醉生梦死内战，媚

倭求存，何言对国人！闽海羊城兴义师，苍苍太无情，天涯海角，足迹无门，千载留泪痕。鸿蒙山重，北顾延河非孤云。

迄今为止，这是尚可见到的王亚樵唯一留存于世的文学作品。对家国沦丧、兵燹连年的悲愤怆郁之情，浸透字里行间。

王亚樵住在梧州的日子久了不免疏忽。戴笠停留香港，为铲除王亚樵日久处心积虑、寻隙下手。戴笠手下有一个特务陈质平，外号“拉马天使”，是一个引诱、玩弄女性的行家里手。王亚樵原有个副手余立奎，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就追随王亚樵担任过抗日义勇军的副司令，1935年又卷入了对蒋、汪的暗杀行动，案发后不幸在香港被捕。余立奎被捕后，其妻余婉君仍滞留香港，并不时受到王亚樵在经济上的接济。余婉君舞女出身，生性浮浪，为消遣，时常光顾交际场所。不期与陈质平相遇。陈质平相貌堂皇，令色，挥金如土，终于讨得欢心，将她引诱过去。戴笠答应她捉到王亚樵后，即将余立奎释放。该妾为情所惑，为利所诱，以十万元大洋的价格，把王亚樵卖给了戴笠，答应在刺王行动中充当内线。于是戴笠命手下特务王鲁翘，在广州特备一艘小汽艇，先后三次试航梧州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

九月间，余婉君突然由香

港来梧州，对王亚樵说，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。余婉君迁居梧州后，即同特务联系。1936年9月20日，王鲁翘偕助手岑家焯，乘汽艇直赴梧州。午后，两人到达目的地，同余女接上头，然后静待日落。当日，余婉君找到王亚樵，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。黄昏时分，王一进门，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，王眼被迷，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。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，见势不可能，即改用枪击、刀刺，王亚樵身中五枪，被刺三刀，当场命绝。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。

对于余婉君的结局，有两种说法：一说事后余女赴港领赏，只得一万五千大洋，陈质平连面都没露。那女人大骂：“陈质平杀千刀！蓝衣社不讲信义！”另一说称特务们在撤离现场时将余一并击毙，伪造成情杀案的假象，混淆视听，迷惑世人。1991年，王亚樵之哲嗣继辅，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，1997年回乡安葬。后又于1998年重修其墓园，再镌其碑碣。碑文称：“纵观公之一生，可谓特立独行，无私无畏。公以‘暗杀大王’名于世，实则嫉恶如仇，从善如流。为人急公好义，宽厚仁慈。”并以“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”等语，为其盖棺定论。

摘自：《档案春秋》

张学良警卫忆捉蒋细节

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“分水岭”，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，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。当年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、西北军有关人员赵寿山、孙铭九，以及杨虎城卫士等通过回忆和口述，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。

赵寿山将军亲历西安事变前后

赵寿山将军曾是杨虎城领导下的十七路军的一名高级将领，也是西安事变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。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，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；在“剿共”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严重打击，实力日益削弱。

1936年12月4日，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，向张、杨摊牌，提出两个办法，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：一个是服从命令，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，在其嫡系

部队监视之下积极“进剿”红军；一个是否愿“剿共”，就将东北军调往，十七路军调皖，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。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，都是张、杨所不能接受的，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，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，为蒋介石所消灭。出路只有一条，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。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，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“哭谏”。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，骂张年轻无知，受了共产党的迷惑。张、杨忍无可忍，才下了“硬干”的决心。

赵寿山将军回忆说：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，我看情况甚紧，便提出：“是否可以考虑，蒋如果来西安，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，逼他联共抗日。”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，望着我说：“天大的事，我们敢干？”我说：“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，就敢干！”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，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：“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，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。”1936年12月8日，张、杨已商

定准备扣蒋，并作了适当的分工，大体是：临潼归东北军负责，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。11日晚9时许，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，杨对我说：“今晚要行动。”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。12月12日早晨，约5时许，听到临潼有枪声，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。

孙铭九回忆捉蒋过程

孙铭九是张学良的警卫营长，张学良曾对他说，在他成为军人的那一天，父亲便对他说：“你要做军人吗？就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！”

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，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。蒋孝镇虽仍不肯讲，但无意朝山上斜了一眼。孙铭九敏锐地察觉，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

瞟的方向追索。没多久，陈思孝在前面大喊：“报告营长，委员长在这里呢！在这里呢！”孙铭九飞步奔去，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，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。此时，天色微明。

蒋介石光着脚，光着头，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，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，颤巍巍立在朔风之中。事后，才知道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，避于山洞之中。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。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——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。于是他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孙铭九立即答道：“是东北军！”蒋介石一听，松了一口气，马上就说：“哦，你是孙营长，孙铭九。”孙铭九很惊讶，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？蒋介石解释说：“有人向我报告过。”紧接着，蒋介石夸奖他道：“你是好青年！”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，虽然有人“报告”，但讲的是好话。孙铭九继续说道：“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，请委员长进城，领导我们抗日，打回东北去！”

“你是同志，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。”孙回答说：“我们

不开枪。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。”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把张少帅叫来，我就下山。”

“张少帅不在这里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，我们是来保护你的。”蒋介石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。孙铭九

请蒋介石下山，蒋介石说：“我腰痛不能走！”要求派一匹马送他下山。“这里没有马，”孙铭九说，“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。”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。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，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背上。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，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，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。

杨虎城卫兵眼中的西安事变

王志屏老人，西安事变时任杨虎城的卫士，他的回忆首次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：

12日早晨，我和卫兵朱子明、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，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，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，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，我站立在偏门口。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，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，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，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，为啥呢？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，当时他穿着长袍，脚上没穿袜子，光着头，也没戴帽子。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，看到他走来，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，只听他嘀咕了一句，那句话因为说得小声，自己没听清楚，可能是“不要紧”，也可能是“不要敬礼”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。

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，接

着是蒋介石说，既然这样子了，你不要叫我委员长，把我枪毙好了。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，这是八项政治主张，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，就还是我的委员长。蒋拍起了桌子说，让我签字，除非把我枪毙了！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，热河弃守，就是蒋指示的结果。蒋介石还击说：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？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。接着就是两人争吵，声音越吵越高。

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，蒋介石就被转移到高桂滋的公馆，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，负责看押蒋介石的人轮换班。我那一班人中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朱子明，另一个就是上官克勤。一次，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，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，买点糖吃。朱子明就让我去拿，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，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，这包糖足有20多斤。送到蒋介石面前时，他却坚决不用，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，决不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。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给王华亭。王华亭说，你们也真笨，找点纸，包一点糖，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。我们依言照办，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，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。

来源：文新传媒-文汇报

72岁帕金森老人成了棋牌室常客

72岁的周老酷爱打牌，是棋牌室的常客。04年患上帕金森病，双手抖动厉害，牌友嫌他太慢，都不愿意与他打，周老只好离开了牌桌，08年4月份，开始服用神经节苷脂口服液并至今，周老已能平稳地抓牌洗牌，老牌友也不嫌弃他了，现在，周老又成了棋牌室

中提到：神经节苷脂对治疗帕金森病总有效率达到93.2%。

咨询热线：

02583191895、
051089892100、
051261250727、
051981868635，帕金森康复指导光盘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送完为止。

轻松控制血压小偏方

炎夏，高血压患者常感到头晕脑胀，还易诱发脑血栓和心脏病。

在日本有个治疗高血压的小偏方相当流行，只需早晨服一剂，就能长效控制血压：将早籼米浸泡四小时，蒸熟后冷至37℃时，加上红曲菌种，和匀后密封发酵。一天后取出冲洗四至六遍，晾晒干后碾碎。每日早晨服用一盐勺，3天头痛减轻，失眠、心悸气短等症状逐渐消失，一星期左

右将血压降到正常值，并稳定不反弹，服用一段

时间后可间歇性服用，5天或者10天一次，血压

照样稳定在120/80，效果奇特。

这个偏方经过改良后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命名为“压乐”，已在本市成功登陆，现在订购套装，享受29.8元/盒特价，并有超值礼品赠送，患者可拨打400-820-8045 咨询详情。

全省版 广告 025-84519772

启事公告
公告：无锡市华森彩印有限公司：你公司被我局依法扣留一批包装盒一事，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我局接受处理。否则，我局将所扣物品作无主处理。南京市工商局白下分局
工商代理
公司注册、增资、验资、商标注册、企业抵押贷款。025-86058333 和信 工商代理。013775554988